



妙齡吸血鬼

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 李炜 译

きゅうけつきはおとしごろ

南海出版公司

きゅうけつきはおとしごろ



妙齡吸血鬼

〔日〕赤川次郎 著 李炜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9 · 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妙龄吸血鬼 / [日] 赤川次郎著; 李炜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9.8

ISBN 978-7-5442-4534-0

I. 妙… II. ①赤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5351 号

MIAOLING XIXUEGUI

妙龄吸血鬼

作 者	[日] 赤川次郎
译 者	李 炜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杜益萍 张 苓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崔振江
内文制作	王春雪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印 张	11.75
字 数	300 千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数	1—30000
版 次	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534-0
定 价	22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目 录

妙龄吸血鬼

吸血鬼谋杀案 2

幽灵舞会 71

女子学校中的狼 100

吸血鬼公司

超级明星德古拉 132

诡异绑架案 160

吸血鬼公司 191

吸血鬼社长，加油干吧！ 245

恶魔在黑夜复苏

吸血鬼，望故乡 268

恶魔在黑夜复苏 319

吸血鬼博览会 345



妙龄吸血鬼



吸血鬼谋杀案

1

“下一站是长泽水库入口。”在大城市中早已销声匿迹的女售票员身穿皱巴巴的藏青破工作服，懒洋洋地说。

公共汽车在山道上慢吞吞地前行，偶尔发抖般怪异地震动几下。乘客只有四个人。其中三人一看就知道是当地人，长相都有些相似之处。

剩下的一个人来自城市，是位很年轻的少女，身穿夹克衫，利落而时尚，或许是个高中生。她是位眉目清秀、五官端正的美少女，相较于一般人，她的皮肤过于白皙了。

车窗外是一片高山险谷，而这位少女眺望风景的眼神中并未显露丝毫稀奇，反而充满了亲切之感。

少女突然抬起头对售票员说：“啊，对不起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火木村站在……”

年轻的售票员吃了一惊，反问道：“你是说火木村吗？”

“是的。下一站就是火木村吧？”

这时，司机插话道：“这位乘客，火木村站已经取消了。”

“啊，这下麻烦了。”少女有些不知所措，“我本想在那里下车。”

“火木村已经没有人住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司机爽快地点头说：“知道了。我给你停一下。”

“谢谢。”少女松了一口气，又把目光移向窗外。

初秋，刚过四点，山谷已被凝重的暮色笼罩。弯弯曲曲的山道很窄，勉强能让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并排驶过。如果对面偶尔驶来卡车，只能一方先退到路的边缘。道路一侧是山石裸露、陡峭险峻的斜坡，另一侧却是塌陷了足有五十米的峭壁断崖。在没有任何防护栏的道路上，不可思议的是竟没有汽车坠落，或许除了公共汽车和卡车外几乎没有车辆从这里经过。山崖下面，溪流撞击着岩石，对面是清一色的树丛，你争我抢互不相让地攀到山顶。

“就是这里了，这位乘客。”

车停了。少女从行李架上取下一个小旅行包，刚要下车。为人厚道的司机对她说：“记住了，今天的末班车是两个小时以后，千万别错过。”

少女微笑着道谢，然后下了车。

汽车吐着黑烟开走了。少女目送着它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忽隐忽现地远去，直到看不到踪影。她在曾是车站的地方发现了似乎是标识的凹陷处，只是不太明显。一条缓缓上坡的小路穿过山腰，一直延伸到茂盛的树林深处。或许已没有人从这里经过，小路上杂草丛生，看来不久就会消失。

少女一边用手拨开草木，一边缓慢地沿小路前行。或许是知道这条路难走，她穿了一双和时髦的打扮不太协调的平底运动鞋。“慢慢走吧。”她自言自语道，“还有时间。”

少女叫神代艾丽佳，十八岁，是东京的高三学生。这位艾丽佳来这个山中的村庄干什么？而且还是一个没人居住的村庄……

越往里走，杂草越繁茂，路越来越难走。蜘蛛网不时沾到她脸上，和人差不多高的杂草缠住她的脚和裙子，真让人受不了。

“按说该到了……”艾丽佳嘟囔着。

突然，简直像是对她的回应，眼前的视野一下开阔了。小路变成了陡峭的下坡路，一直通向坐落在山谷中的村落。她凄楚地望了一眼村庄里的房屋。那里没有人，没有灯光，没有炊烟，没有声音，什么都没有……人口稀少的火木村，现在仅仅残留着一些荒废的房屋。那些房屋几乎都保存完好，一眼看去，让人无法相信这里已是荒村。

艾丽佳小心翼翼地下坡。走到头便是村里大路的起点，路两侧排列着一栋栋房屋，这几乎就是村庄的全部了。突然，起风了，卷起路上的灰尘。艾丽佳在大路中央静静地向前走着，脸上突然浮现出不合时宜的微笑。她觉得自己简直像西部片中的英雄，正要在无人居住的城镇中展开决斗。

时而能听到脱落的房门“哐当”一声被吹倒在地，还有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吱吱嘎嘎声。没有一条狗、一只猫，看不到任何生物的影子。走到村庄中央时，从没了车轮的大车里突然爬出一条蛇，它昂起头，身子成镰刀形，把艾丽佳吓了一跳。蛇似乎对突如其来的侵入者十分戒备，死死地盯着慢慢绕道前行的少女，不过它很快就失去了兴趣，重新消失在大车中。“哎呀……”艾丽佳松了一口气，“不要吓我……”

来到村边时，太阳要落山了，风也凉飕飕的。艾丽佳从一间小茅屋旁边过去，沿着狭窄的小路向后山走去。那是一条人们踩出的小路，像是布满峭岩的大山上微微露出一道缝隙。在这里，她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，十分费力，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扭伤或跌倒在地。从山谷间吹过的风发出笛子般的声响，少女听到风声中开始夹杂水声时，松了一口气，脸上不由得现出笑容。

瀑布没有任何变化，落差约十米，白色水幕直坠而下，艾丽佳离水潭足有二十米，细细的水雾都飞溅过来打在身上。她从旅行包中取出薄薄的塑料雨衣穿上，仔细地扣好纽扣，戴好帽子，从小水潭的边缘向瀑布走去。这个水潭是瀑布和一条小河汇入的地方。离瀑布越近，打在水上的水珠越多，最后几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。脚下的岩石被水

浇湿，变得滑溜溜的，很容易滑倒坠入水潭中。艾丽佳努力抑制着想快点走的冲动，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走，来到瀑布后面。她侧身挤进岩石间的小缝隙中，进入一个山洞。

残阳的余晖从四周的裂缝射入，里面比较明亮。山洞宽三米左右，也许是天然形成的，但地面已被削得很平坦，显然经过了改造。里面潮湿而阴冷。艾丽佳脱下雨衣卷成团放在地上，取出毛巾仔细地擦拭被水珠打湿的脸、脖颈和头发。夕阳将山洞染成了橙黄色。

艾丽佳向里走去。一股油烟味扑鼻而来，山洞一下子变得很开阔。这里有三级粗糙的石阶，走下去是一间石屋，颇像舞台正面单独隔出的池座。周围的墙壁上安着油灯，光线微暗。基本呈圆形的池座中，除了正中放着的一个东西外，空荡荡的。艾丽佳坐在石阶上，看了看手表，低声说：“还有点早……”

接下来就是等太阳落山后，横放在池座中央的石头棺材打开盖子……

2

凉子睁开眼睛，偷偷看了看周围的动静。轻微的呼吸声、吵人的呼噜声、让人心烦的磨牙声……大家似乎都在睡梦中。白天疯狂玩闹后，大家都睡得很沉。她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。

等了一个小时，凉子抬起头，掀开毛毯轻轻下了床。地板发出的轻微响声让她打了个寒战，不过大家一动也没动。没关系，不会这么容易醒的，她对自己说。她慢慢向门口走去。几米的距离却感觉那么漫长！最担心的是开门，走廊上的灯光会射入屋内，说不定谁会睁开眼睛，但再犹豫也无济于事，只要一咬牙飞快地走出去……

“干什么呢！”

突然听到说话声，凉子大吃一惊，回头一看，纯代正嘟嘟囔囔地翻着身，原来她是在说梦话。凉子悬在嗓子眼的心放了下来。

来到走廊，关上房门，凉子才松了一口气。剩下的就是从后门溜出去了。她去门口拿了凉鞋，疾步走向后门，打开锁出去。

没有钥匙。钥匙在负责人惠子手里。反正自己过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开着门也没有关系吧。小偷也不会来这种地方。凉子快步走上夜路。

M 女子高中网球队夏季集训的小木屋位于密林深处。到了晚上，除了木屋前后门的灯照到的范围，都是一片漆黑，凉子只能一路摸索着前行，来到了宽阔的大路。虽说是大路，依然没有路灯，但正好是岔路口，立着标明小木屋位置的图示牌，微弱的荧光灯照在牌上。

这里是凉子和耕治约会的地方。

“还没来……”路上赶得太急，凉子有些气喘，又有些失望。本来约好十二点的，已经过了一刻钟。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不能来了？

耕治住在距此步行十五分钟左右的小木屋里，是男女混合网球队的队员。凉子到镇子上买东西时，耕治曾在杂货店帮她拿东西，两人因此相识。夏天自由奔放的氛围让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，但是都得注意不让同伴们发现，只能在深夜短短地相会。所以，相见的时间才更珍贵。

“他在干什么呢……”凉子焦躁地听着漆黑的道路上的动静。她站在离图示牌有点远的路边，因为荧光灯的周围总有成群的虫子飞来飞去。她丝毫没有注意到从背后的树荫里闪出一个人影，正在靠近。那人影慢慢地伸过两只胳膊，突然抱紧她的身体。

“啊！”凉子尖叫着回头一看——是耕治的笑脸。“吓死我了！坏蛋！”凉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“一直在这儿？”

“比你早到五分钟。想吓吓你。”

“本来就没有时间，还玩这套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咱们走吧。”

两人手拉手向树林中走去。拨开茂密的树丛向前走一段，有一条小溪，蹚过溪流就是两人的“爱巢”。平坦的岩石向外突出，下面有一个洞，既不会被人看见，也没有虫子。虽然在小河旁边，这儿却不潮湿，

是个理想的地方，是两人白天以捡柴草为由出来偷偷约会时偶然发现的。

两人蹚过小溪，溪水没过了脚踝，不过总算没有摔倒。他们几乎是摸索着钻进了岩石下的洞里。

“毛毯呢？”凉子问。

“在这里……铺好了。”

凉子脱下凉鞋，摸到毛毯，坐了下去。耕治马上坐到她身旁，抱住了她的肩膀。好一会儿，两人默默地依偎在一起。

“……怎么了？”凉子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什么都不说。感觉怪怪的。”

耕治停顿了片刻，说：“明天我们就要走了。”

凉子霎时说不出话来。“怎么会这样……你骗我吧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太突然了……”

耕治耸了耸肩膀。“突然决定的。明早回去。”

“太过分了！”凉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我们会怎样呢？就这样结束？”

“你希望这样吗？”

“我不愿意。”凉子把脸伏在他的胸口。

“我也是……但是，你要回东京，我要回金泽。再也不能这样见面了。”

“……我跟你去。”

“不行。绝对不可能。你也明白。”

凉子十分清楚，就算是写信打电话，也无法消除两人之间的距离。联系逐渐减少，最后伴着内心的痛苦，把这段感情收入人生的一页……她早就隐约明白了这一点。

“今晚能一直这样抱着我吗？”凉子期盼地问。

“可是，如果天亮了……”

“天快亮的时候回去就行了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两人互相拥抱着，慢慢地倒在了毛毯上。

在小溪对面的树丛中，一双似乎在燃烧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们。随后，那东西又像空气一样穿过树林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冰冷的空气让凉子突然睁开眼睛，她猛然坐起身。已是清晨了，四周微微泛白。

“耕治！”凉子把沉睡的耕治摇醒。

“嗯……”

“已到早晨了！快起来！”

耕治也吓了一跳，一下蹦起来，看了看手表说：“四点了，必须快点回去。”

两人蹚过小溪、穿过树林，来到岔路口。天色已相当亮了。两人气喘吁吁地站了一会儿。

“那么，我走了。我会给你写信。”耕治说。凉子无言地点点头。耕治犹豫了片刻，毅然下定决心般飞快地说道：“再见。和你在一起很愉快。”他在凉子的脸颊上轻轻亲了一下，猛然转身向前跑去。

耕治的身影像融入了微微泛白的朝雾中一样消失了。再也不会见面了，凉子直觉到。

“游戏结束了……”凉子故意装腔作势地嘟囔着。她重振精神，擦着眼泪朝小木屋走去。不会被别人发现吧？估计大家都还在睡，不过天已经亮了，或许有点动静就会把她们惊醒。

凉子轻轻地打开后门，溜进去锁上门，把凉鞋放回门口，蹑手蹑脚地进了屋子。门“吱扭”一声轻轻响了一下，但没有人醒来。她迅速进屋，轻手轻脚地向自己的床走去。她心里七上八下，生怕这时有人问她刚才去哪儿了。队长惠子责任心少有力地强，而且爱管闲事，如

果知道凉子去幽会，肯定告诉她父母。

还好，没被任何人发现，凉子顺利地钻进了被窝，把毛毯一直盖到头上，冰凉的身体渐渐暖和起来。终于放心了，但同时，再也无法和耕治见面的事实涌上心头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从她脸颊上滚落下来。本以为睡不着，可不知不觉她竟进入了梦乡。

凉子睁开眼睛，窗帘的缝隙中射入刺眼的阳光。她看了看枕边的手表，已经十点了。“这么晚了。”她慌忙坐起身，却发现还没有一个人起床。

七点起床是她们每天的惯例，从未打破过。今天到底怎么了？难道是昨天累坏了？

“纯代，快起床。十点了！”

纯代依然背对着她没有反应，凉子抓着纯代的肩膀喊道：“纯代，醒醒！快——”

突然，一对白眼珠死死地盯住凉子。她像遭人痛打一样喘不上气来。纯代嘴巴半张着，脸像白纸一样。

“纯代……”凉子把目光移向纯代的喉咙，喘息着离开床边。纯代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撕破了一样裂开，露着血淋淋的伤口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纯代……”凉子颤抖着声音大声喊道，“快起来，大家快起床！纯代死了！死了！”

依然是沉默。凉子慢慢地环顾室内。大家都一动不动，几乎都把毛毯盖到了头上。她这才意识到，刚回来的时候，屋子里鸦雀无声，没有呼噜声和磨牙声，甚至没有呼吸声……

“大家快起来！”凉子喊道，“快……快答应一声。”她完全被恐惧笼罩了，吓得瑟瑟发抖，一步步向门口退去，险些跌倒。她赶紧抓住旁边的床。床摇晃了几下，毛毯一下子掉下来。队长惠子就像是把极度的恐惧原封不动地刻在脸上一样，喉咙也有被撕裂的痕迹……

凉子彻底崩溃了，她惨叫着从木屋里冲出去。她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奔跑，总之跑到了大路上。她赤脚踩过石头，脚上全是伤，自己却

浑然不知。她只是哭着，喊着，不停地向前奔跑。

静静的树林将凉子的哭喊声淹没了……

“一见钟情的事也有吧？我和他就属于这种。”大月千代子说。

“说得真好听。”神代艾丽佳半开玩笑地说，“千代子，你被甩了吧？”

千代子瞪圆了眼直率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艾丽佳和一起聊天的好朋友桥口绿都禁不住笑出来。

暑假只剩两天了，对学生来说这是极其郁闷的。M 女子高中三年级的三个好朋友，正在咖啡店里对彼此炫耀暑假里找男朋友的战果。

“我呀，是网球场恋情。”

“太落伍了。我是棒球恋情。”

“有没有更时髦的恋情呢？”

她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热火朝天，实际上都是瞎编乱造，听的人也根本不相信。换句话说，今年夏天她们依然不受男孩喜欢，正在彼此安慰呢。

不过，神代艾丽佳就像一开始描述的那样，是个美少女，按说不该没人追求，不过她并不积极地和男孩子交往，很难展开恋情。女孩太漂亮了，反而会被敬而远之，这是事实。

另外两个人，大月千代子苗条高挑，脸型细长。和外表相反，她性格却非常稳重，做事总是不紧不慢。桥口绿则让人感觉圆滚滚的，偏胖，会突然变得很悲观。她这毛病有特效药——就是她现在吃的巧克力派。

千代子和阿绿人都很好。唯一与众不同的就是艾丽佳，她在三人中显得格外成熟，还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。这正是她的魅力所在。

“喂，阿绿，网球队的集训到什么时候？”千代子说。

“今天就回来。”阿绿狠狠地瞪了千代子一眼，“讨厌，又让我想起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过没有办法，谁都会感冒的。”

“也太不巧了，竟然在出发前病倒。”

“以后又不是不能打网球了，不要闷闷不乐。”

“倒也是……”阿绿吃巧克力派的样子，怎么看都不像一个闷闷不乐的人。

“暑假要结束了。”艾丽佳说，“高中生活的最后一个暑假……”

这时，一个人疯了似的冲进店里。

“啊，是我妈。”阿绿瞪圆了眼睛，“出什么事了？难道是老爸出交通事故了？”竟然说出如此不吉利的话。“妈妈，我在这里。”

“啊，你果然在这里。”阿绿的母亲就像是变老的阿绿一样，两人长得出奇地相似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阿绿问道。

“出大事儿了。”

“所以问你什么事儿嘛。”

“什么事？出大事儿了。”阿绿的妈妈看上去十分慌乱。

艾丽佳拿了一杯水。“阿姨，您喝杯水。”

“啊，谢谢……对不起，太慌乱了。”

“这么大年纪了，干什么呢！”阿绿满脸不快。

“刚才，电视新闻上播你的网球拍了……”

“我的网球拍？为什么我的球拍会上电视新闻？”

“不，不是网球拍。是……是网球，网球队的集训——”

“集训怎么了？”阿绿这才来了兴致。

“出事儿了，碰上坏人了……”

三人面面相觑。阿绿脸色大变，“咕嘟”咽了一口唾沫。“那，那……大家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只有一个人得救……其余的都……都被杀害了……”

“怎么可能……”阿绿也说不出话来了。艾丽佳和千代子也一样。

“太惨了……”阿绿的母亲摇着头说，“不过，一想到如果你也去了……幸亏你没去。”

作为母亲，这种心情无可厚非，但对于被队友的死讯惊呆了的阿

绿来说，这句话太不合时宜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阿绿大声喊道，“只有我活下来了……这怎么可以？”

“冷静点，阿绿。”艾丽佳抱紧了阿绿，她的冷静让人无法想象这是位十八岁的少女。“阿姨，您刚才说还有一人得救？”

“是的。”阿绿的母亲点点头，“是谁呢……叫松山，对，是松山凉子。”

“那不是二年级的学生吗？”千代子说。

“嗯，是的。”阿绿点点头，依然像在做噩梦。

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艾丽佳问。

阿绿的母亲也是一头雾水。“听说还没有查清楚。”

“不清楚……是强盗吗？”

“听说没有丢任何东西。”

“那……”艾丽佳没有说出口，却在思考。

阿绿母亲又说：“这个嘛，警察似乎也不清楚。”

“不清楚？”

“听说那些人的喉咙都被野兽咬断了。但那一带并没有那样的动物，而且，她们被杀后，又被盖上了毛毯……”

千代子禁不住小声说道：“太恐怖了。”

这时，没有人注意到艾丽佳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。

“可是，凉子还活着吧？她难道什么都不知道？”阿绿问。

“她碰巧出去了。这才捡了一条命。”

有好一阵子，大家都沉默不语。

“我要去趟学校。”阿绿站起了身。

“我也一起去。”千代子说着，看了看艾丽佳，“艾丽佳，你去吗？”

艾丽佳似乎根本没有听到千代子的话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半空。

千代子又喊了一声，她才猛然扭过头。“啊，对不起。走神了……”

“我们去学校。你呢？”

“我？是啊……我要先去一个地方……”

“太冷血了，艾丽佳！”

见阿绿摆开了架势，千代子赶紧拦住：“别这样。”然后她拉着阿绿的胳膊，和阿绿的母亲一起匆忙走出咖啡店。

剩下自己一个人，艾丽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低声嘟囔道：“怎么可能……这种事情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服务员走过来问：“这些可以收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艾丽佳心不在焉地说着，又加了一句，“再给我来一杯。”

“咖啡吗？”

“血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艾丽佳回过神来，赶紧说：“是的，来杯咖啡。”

咖啡端上来后，艾丽佳把牛奶倒进去，轻轻地搅拌着，牛奶被搅成白色的旋涡。她目不转睛地盯着。

“必须确认一下。”说着，她把目光移向窗外，夏日的阳光依然那么刺眼。“火木村……”

于是，艾丽佳现在来到了这里。眼前是石头棺材。再等十分钟，山洞暗下来，盖子就会打开。

山洞里越来越黑，连晚霞的色彩也淡了。太阳落山了。艾丽佳目不转睛地盯着石头棺材黑色的表面，盖子却没有动静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艾丽佳自言自语道。应该不会睡过头吧？石室中很暗，只有油灯的微弱光亮映着池座和中央的石头棺材，宛如曝光不足的照片。

盖子依然没有动。艾丽佳有些不耐烦了，站起身来。这时，突然有人抓住了她的肩膀。

“啊！”艾丽佳叫着扭过头看，“啊，吓死我了。”她松了口气似的露出了笑脸——她身后站着一位四五十岁的高个儿男子，穿着老式的下摆很长的衣服，像位中世纪的修士。

“白天也能起来了？”艾丽佳问。